水在滴

□苏沧桑

冬至。有两种水声。

中午十一点半，人都吃饭去了，捞纸房像被突然摁进了寂静的井底。

泥地上站着一些正方形的阳光，是从木窗跳进来的。捞纸架的枯毛竹上，站着一些细碎的阳光，是从顶棚的瓦片间跳下来的。还有一束光柱从两扇旧木门间挤进来，浮沉着几粒灰尘。冬日的阳光意图明显，想驱逐捞纸房里的阴冷，却将原本的幽暗衬托得更加幽暗。

六十岁的捞纸师傅徐洪金回家吃饭去了，出门时遇到了八十三岁的老捞纸师傅，高声交谈了两句。

依好伐？

阿拉蛮好个。

老师傅早已不再捞纸，徐师傅便成了作坊里年纪最大的捞纸师傅了，也是最瘦的捞纸师傅。他个子很高，进出低矮的捞纸房，不低头的话会碰着门框。因常年在纸房里劳作，使他看上去与常年在地里干活的农人们的肤色截然不同，哪怕喝一口酒，也会看得出脸红。他灰白的头发软软地紧贴在头上，像有点缺钙的样子。

四十五年来，除了过年放假，朱家门村的田埂上每天清晨五点钟就会出现他高高瘦瘦有点儿飘忽的身影。中午十一二点，田埂上又会出现他急急赶路的身影，腰间通常还戴着围裙，听得到他跟人打招呼的声音，呵呵的笑声有一点点尖细。傍晚七点，田埂上会再次出现他的身影，相比清晨，他的步子明显慢了，腰板似乎也驼了一点儿。

有两种水声，在午后空旷的寂静里，缠绕，回响。

第一种，滴答，滴答，滴答……如秒针，不急不慢，不变的节奏和密度，这是榨纸声——徐师傅上午做的几百张湿纸抄在杉木砼板上，摞成一尺多高，质地如年糕的湿纸垛，得用千斤顶顶压，好把水榨出来，半干的纸在晒纸房里经过晒纸的工序，就成为一张真正的元书纸。

顶压榨纸时，水顺着纸垛边缘滴下来，滴到铺在底下的竹帘上，迅速汇集在竹帘的四角，再滴落到青石板上。滴答，滴答，滴答……让人想起赤脚踏在青石板上的脚步，想起南方屋檐下慵懒的雨滴，想起小满时节前三天的山林，嫩竹拔节，万物萌动。雨滴在每一棵竹子的头上，被它们吮吸进身体（满山嫩竹的身体里——元书纸的前世），便流动着雾岚的气息。草木的幽香，覆盆子的酸甜，笋的鲜涩，流动着砍竹的当当声，竹子顺着坡道滑到山脚的哗哗声，砍竹人的咳嗽声，路过的山民呼出的烟草味，他或她的汗味，饭菜的味道，家的味道，年的味道……一棵竹，裹着整个山林的日月精气，一张元书纸的胚胎，在滴答声中渐渐成形。

另一种水声是流水声，像婴儿的呼吸那么细弱，又像婴儿的哭声那么清亮。它来自幽暗的捞纸房某个更幽暗的角落，那里蹲着一只装满纸浆的槽缸，水从槽缸里溢出来，无声地溢过发亮的棕黑色缸沿，匍匐进地面，匍匐进比地面更低的某个通向屋外的暗沟或缝隙时，发出了几乎难以察觉的流水声，被午后无边的寂静像扩音器一样扩大了。水声泠泠，像由远及近的银铃声从云霄洒落大地。

这两种水声，在此地这个叫朱家门村的地方，已经回响了一千多年，也许更久远，春去秋来，世事更替，水声从未停息。此时在朱家门村的另一头，徐师傅端起了饭碗，用那双在纸浆水里浸泡了四十五年的手。比白纸更白的手掌，已看不出掌纹和指纹，老茧连着老茧，有些地方已经开裂又被纸浆水浸泡得更白。这双手，放进发酵捣烂的竹纸浆里，不细看根本分辨不出来。

它已经不痛了，但很怕冷。数九寒天时，一天十几个小时，在结冰的纸浆水里进进出出，冷到骨头里。痛的是肩膀、腰。一站十多个小时，一抬臂二十公斤，一天几百上千次。捞纸得用巧劲儿，抄得轻，纸太薄；抄得太重，纸又会嫌厚。每一张纸，重量误差不超过几克，要有手法、经验和耐心、细心、用心。

痛得忍着。小时候家里穷，要吃饭得忍着。如今，老伴生了癌，一条腿一直肿着走不了路，特殊医保办不下来，所以要靠自己挣，更得忍着。想好了，忍到六十五岁就不做了，真的做不动了。

有一些阳光在吱呀一声里改变了形状。捞纸房的门被推开了，徐师傅回来了。中午又喝了一点小酒，苍白的脸色微微泛红，透着与阳光质地相似的温暖。

“摇头晃脑”的下午开始了。刚才缠绕回响着的两种水声迅速遁迹，代之以一些更清晰明亮的声音——叮叮咚咚的滤水声、竹架子的咿呀声、一个老男人偶尔的咳嗽声。

“摇头晃脑”是每个上了年纪的捞纸师傅的习惯。自古以来，纸乡的捞纸房都是敞着的，一个个捞纸师傅一边摇头晃脑捞纸，一边和路过的人打招呼，说笑话。《天工开物》记载的“荡料入帘”就是捞纸。

他手持纸帘浸入水浆，纸帘随手腕晃动，使浆液匀开，慢慢向前倾斜，晃出多余的水浆，那层浆膜就是一页纸。随着倾斜、上提、放纸、揭帘……这些动作的起承、转合，他低头、转头至右边又转到左边，然后点头、抬头，一气呵成。纸帘提拉出水的最后一下，他的头点得很快，像在用劲又像在对自己说：对，对，对。

午后的捞纸房，叮叮咚咚的水声是唯一的声音。他喜欢安静，连收音机都不愿意听。

他并不关心纸是不是有生命，是不是有灵魂，他听不懂回归、传承、文化、情怀这些字眼。他不知道那些纸去往何处，纸上会被写下或画下什么，哪怕是一个沉重的嘱托，一张生死状，一个孩子的梦想，或是一个罪人的忏悔……“做生活，不管喜欢不喜欢做，总归要好好做。”这“生活”关系他一天有多少收入，关系老伴的药费，他的小酒小菜，他们平淡无奇却无比重要的日常，更关系到心里安与不安。

偶尔，他也会想，接替他操起这张竹帘的会是谁？他没有徒弟，年轻人都不学这个了。自己两个儿子不愿意学，做了别的事，收入不高，能自己养自己，他也不愿意带他们，太苦了。

刚穿过村庄回捞纸房时，他碰到了一群人，一个在外地做生意回家过冬至的邻居，叼着烟，眉飞色舞地说着在新马泰旅游的事。邻居以前也做纸，后来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出去挣钱了，再也不碰纸了。徐师傅与他们擦身而过时，听到了“泰国人妖”和一阵哄笑。他一点儿也不羡慕，因为他和老伴一起去过普陀山，还去过杭州的灵隐寺。

他呵呵笑了几声，头也不回地走上了通往捞纸房的田埂，重新将自己安放进叮叮咚咚的水声里，感觉世界又回到了他喜欢的样子。

作者简介

苏沧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被誉为“散文中的天籁之音”。出版散文集《纸上》《等一碗乡愁》等多部，曾获“十月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琦君散文奖”“中国故事奖”等。

百家随笔

无声的约定

□郭发仔

上班的时候，要经过大学校园。

学校的餐车会准时在那个十字路口出现，油条、烧麦、包子、葱油饼、麻圆，还有很多其他各式早点。来这买早餐的，大多是匆匆赶来上课的大学生。

在一次排队的时候，前面有个女生，不高，梳着马尾，乌黑的头发很厚实，每一根头发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斜照过来的晨光。她买早餐的时候，扬起白嫩的手臂，手指在半空落不下来，嘴里“嗯”的一声拖得很长，很细，似乎黏稠的蜂蜜拉成丝。她最终买了两个肉包子、两根火腿肠、两个鸡蛋和一盒牛奶。

“吃得真多。”我心里不解地嘀咕。女孩转身离开的时候，紫色格子的短裙微微张开，优雅地转了半圈，让人想起游乐园里的空中飞椅。她并不胖，鹅蛋形的脸上挂着笑，那双黑亮深邃的眼睛里藏着光芒。

女孩刚走几步，两只小狗狗追了上来，一只是纯黑的，与土狗差别不大，毛发还算顺滑。另一只是黄的，长得很奇怪，耳朵长且大，耷拉下来，盖住了半边脸；短嘴，还长着触角一般的胡须；身上的毛发很茂盛，沾满了烂叶枯草，恰似一只被熊孩子玩脏了的绒毛玩具。

女孩立刻蹲下身来，一条腿完全折叠，另一条腿紧挨着，几乎立成了直角。她将包子放在地上，又将火腿肠递了过去，嘴里呀呀地说着什么，依旧是很丝滑的声音。

“快走吧，要迟到啦！”另一个女孩朝她喊了一声。那是个穿着普通的女孩，瓜子脸，未加修饰的肤色里沉淀着乡间劳作的痕迹。蹲下来的女孩似乎并不慌乱，看着两只狗狗吃完包子才起身，与另一个女孩飞跑着，消失在教学大楼偌大的门影里。“大学生还养宠物狗，简直……”我起初对女孩产生的好感顿时消失殆尽。我并不是不喜欢宠物，而是在你追我赶的时代里，不该耗费宝贵的青春。

我忙碌的时间里，并没有刻意留心这个偶然遇见的事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原本以为会如期而至的太阳并没有来，天空阴沉着，很低。昨晚的夜雨下得悄无声息，但留存在草尖上的水珠暴露了它的行踪。这次我来得早了些，餐车刚到，穿黄衣服的师傅正忙着将餐盘摆出来，来上课的学生零零散散。我站在餐车前安心地等候，心里依旧习惯性地盘算着这一天的早餐该是什么内容。“嗷嗷，嗷嗷。”不知何时，脚下来了两只狗狗，是上次见到的那两只。它们抬起头，不停地用舌头抹着鼻尖，黑而圆的眼睛里有一种不谙世事的童真。“叮铃铃——”又是上次那个女孩，她骑着共享单车，背上多了一个黑色的小背包。“乖乖，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女孩丢下单车，弯腰朝两只狗狗摇了摇手，随即在另一个师傅那里买了几样早点。狗狗雀跃起来，摇着尾巴，一颠一颠地随着女孩来到旁边的空旷处，开始吃一顿带点悬念的早餐。

我大致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卖早餐的师傅进一步证实了我的猜想——这是两只流浪狗。我对那位喂食的女孩倒有些崇敬起来。

后来我上班的时候，经常看见这两只狗。有时，它们在草坪里嬉戏，你追我赶，像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有时，它们就在路边的树荫下躺着睡觉，或侧卧，或四仰八叉，无所顾忌的憨态让人觉得简单的日子里也有安稳的富足。在附近的草丛里，我经常可以看到一小堆尚未吃完的狗粮，还有用小塑料碗盛满的洁净水，这些都是大学生为狗狗们准备的。我感受到一种温暖的氛围，我之前鲁莽的看法迅速隐去，仿佛一只见不得光的蠕虫。

六月，又到沸腾的毕业季。校园里的茵绿下，到处都是穿学位服的青春面孔。他们一个个喜笑颜开，握手言欢之间又有一丝离别的感伤。太阳烈了许多，将清晨校园里的空气烧得四处飘散。我再去买早餐的时候，两只狗狗从树林子里跑出来，似乎昨夜睡得很好，蓬乱的毛发里透着清爽。

我没有急着去上班，远远地看着，像等待一个构思了很久的结局。约莫半小时，那个女孩没有出现，两只狗狗在教学楼前的平地上呆着，除了偶尔互相用嘴嬉闹一番，不时在匆忙来往的年轻人群中张望、寻找，神情有些笃定，似乎在守候一个击掌而誓的约定。

小小说

嚼槟榔的保安

□麦 麦

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个年轻的保安。我常看到他在嚼槟榔，张嘴就像血盆大口，露出黄黄的牙齿，嘴角两边也黄黄的，是吃槟榔留下的痕迹。

那天放学，轮到我站岗值日，他就站在我旁边。

学生还没出来，我就跟他闲聊。我说：“吃槟榔不好，你看你牙齿都变黄啦！”他说：“知道。”我说：“那你还吃？”他没回答，只是抿嘴在笑，黝黑的脸泛着一种不健康的黄。

“看来是吃上瘾啦！”我揶揄地说。

“你结婚了吧？”好奇心促使我又问。

“还没呢！”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他的年纪看起来也不小了，应该有三十多岁了。我很纳闷，一个年轻人怎么想来学校当保安呢？工资少不说，工作还乏味，这么多年来，学校来的好几个保安都是上了年纪的大爷。

我一本正经地说：“现在年轻人都不想结婚！”

他忙说：“我不小了，今年三十七岁，早该结婚啦！”说着说着神情就黯淡下来，突然压低了声音说：“我身上有钢钉呢。”脸上带着奇怪的笑。

我心里一惊，疑惑地望着他，想在他脸上寻找答案。他嘴一咧开，露出黄黄的牙齿，没有答复。我心想，该不会是跟人打架斗殴受伤的吧？

放学时，学生排队走出校门，熙熙攘攘，显得很混乱。

他时不时吼几声：“排好队！排好队！”

有个家长想闯进学校，刚进大门口就被他挡回去了。家长显得很着急，用哀求的眼光看着我，说她家孩子班上的同学都出来了，就是没看到她的孩子。我说，你打电话问下班主任。家长说，打了，老师没接。我忙安慰说，可能是班主任忙，或者没听到电话响。

“老师，让我进去找孩子吧！”家长几乎哀求地说道。

为了确保学生安全，学校是不让家长进入的，更何况是防疫期间。

我不忍心家长着急，用眼神跟他交流：同意家长进去吧！

他像是没看到，绷着脸不说话。

突然，那家长趁乱就溜进去了。只见他大声呵斥道：“不准进！”目光中有一种威慑的锐利，让人害怕。

这让我想起开学的第一天，我急匆匆走入校门，突然被人高马大的他拦住了。他侧身挡在我前面，黑着脸，瞪着眼，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老师。他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迟疑片刻，才点头示意我进去，脸上仍没有一丝笑容。这让我很不舒服，既然知道我是老师了，至少应该不再黑着脸吧！

此后，每天进校，我的目光都不由得寻找他，生怕他突然又挡在我前面。

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他去哪儿了？难道这么快就不干了？我不由得感到唏嘘，我连他姓啥都不知道呢！我问身旁的老保安：“年轻的保安去哪儿了？”

“你说的是小勇吗？他住院了。”老保安说。

“他怎么了？”

“前段时间学校楼梯口的灯管坏了，电工休假，他担心天黑老师学生下楼有危险，就自告奋勇去修灯管，下梯子时不小心摔了一下，旧伤复发了。”老保安说。

我赶忙问，是不是因他身体里的钢钉？

老保安说：“可不是吗？我听说他是退伍军人，在一次执行任务时受伤了，昏迷了几天几夜，命是保住了，身体里却多了不少钢钉，有时天气变化，就疼痛难忍，为了提神，就吃槟榔。”

我恍然大悟，原来是误会他了。

一个多月后，天气转冷。学校门口是个风窝子，凛冽的寒风穿过，人就像掉进了冰窟窿。

那天，我意外发现他站在校门口，穿着一件很长的外套，风吹打着他的外套发出“嗖嗖嗖”的声响。他瞪着双眼在来回进出的人群里逡巡。

我走过去，将包里一盒早就准备好的口香糖递给他说：“试试口香糖吧，这可比槟榔好多了。”

浴夏方知湖风凉（国画） 程贤钧 作

走市客

□颜巧霞

小镇的街道上，除却逢年过节，素日往常是冷清安静的。突然一天在暮晚时分，街道上凭空多了些布棚子，棚子摆成一长溜儿，里面灯光璀璨，人影幢幢，有音乐四处流淌，远远看去，似真似幻，颇像海市蜃楼。小镇人三步并作两步走近去看，是一些外乡人在摆摊。真不知道他们是何时悄然来到小镇，并在冷清的街道上安营扎寨的。

这些外乡人也许可以称为“流动的摊贩”，但我嫌这称呼太轻慢。每一个凭着双手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敬重。我在心里尊他们为“走市客”。看到他们，我会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麦客》。麦客，即在夏收时节相帮着乡民割麦的另一群乡民。他们是过客，到了异乡就三五成群地聚拢在乡镇某个阴凉一些的地方，等着被人雇用。总而言之，是一群到异乡讨生活的人。

彼时，村庄上我的父辈们，都去异乡做过“麦客”。麦子熟时那几日，父母亲就像打仗一样，一刻也不停歇，日做，夜也做。父亲等家里的麦子上了晒谷场后，便把翻晒之类的收尾农活留给母亲，他和村庄上身体健壮、臂膀有力的叔伯们去邻村异乡做“麦客”，赚得辛苦钱，给孩子交秋季学费或存起来砌房子用。村庄上人家的日子，在父辈们的辛苦中，总算越来越好。

在走市客那儿，看不到当年麦客的艰辛和凄苦。他们进入小镇的工具一目了然——大卡车。一辆辆卡车像家犬，一字排开，乖乖地伏在路边，忠实地守护着不远处的主人。大卡车的主人们正神气活现地忙着生意。

街南街北，走市客们把店铺对峙而摆。北面迎头的店是木砧板店，可看清年轮印记的结实木段，被切成了厚薄不等的木砧板，待价而沽，等着小镇的主妇们慧眼识珠。一路逛过去，有裤子店、毛线衣店、床上用品店、塑料制品店……北面扫尾的店是花卉店。店铺里种在瓷花盆里的植物，绿叶郁郁葱葱，模样新鲜得好像还长在土地里，它们似乎从来没有离开故土、迁徙跋涉过，让人不得不惊叹这些植物的妙美和长途搬运它们的主人的精心。

街南打头的店是一家手机用品店，店主是两位青年，一男一女，他们也许是情侣也许是夫妻，穿着时尚的情侣装，头发挑染了前卫的酒红色。手机用品店旁边是一家儿童服饰店，店里有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衣服，从外套到裤子，从围脖到袜子，应有尽有。店主人是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她在店前摆了张活动桌，摆下三五个冷热菜，两瓶啤酒。我在她店里一圈没逛完，抬眼去看，活动桌前已坐上三位男子两个女子，他们当街吃喝起来，如在家中般泰然自若。我惊叹他们天地为席，当街饮酒的豪气，也感慨他们作为走市客的人生。陪在身旁的先生说，走市客们悠闲神态的背后，其实也藏着生活的重负。

走市客们大多有经商的才能，然而他们在各自的城市没能拥有用来做生意的固定商品房。先生突然提起我们一位初中同学，他问我：“你还记得他吗？瘦高个，能说会道的！”我想起他，彼年，我们是一个村庄的，同出生于农家，父辈们当年都做过“麦客”。虽然，父辈们一直在努力，但显然，他的农民父亲没有能力为他在小城里买上一套商品房，喜欢做生意的他就靠自己。他和妻子买了卡车走南闯北，走乡串镇去做生意，他曾告诉先生，钱是挣得到的，只是苦了孩子，常年见不到爸妈！等挣个几年，就去小城郊区买上一个小店铺，守着老人和孩子过安稳的日子。

听了同学当走市客的故事，我对那些来我们小镇的异乡人更心怀敬意。我仔细辨认昏暗路灯下卡车上的汽车牌照，“豫”“鲁”“皖”……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

看着他们或忙碌或寂静的身影，我心上横生波澜，不论岁月怎样变迁，在时代的巨轮上接力着生命的一茬又一茬的人们，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种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方式。